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
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697期 | 2023年1月7日/星期六 本版编辑/王剑虹 视觉设计/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hb@xmwb.com.cn

一首《武家坡2021》，刷爆了万千观众的岁末歌单，屠洪刚、萧敬腾、张淇、曾黎等众多明星先后在综艺节目和晚会中翻唱，短视频平台上更是引发全民翻唱热潮，据《武家坡2021》的原创作者“龍猛寺寬度”李政宽透露，这首音乐作品或将亮相地方卫视春晚。今明两天，李政宽导演、编剧、作曲的原创京剧《欠你一枚小红星》将在宛平剧院连演三场。这个1995年出生的年轻人蛮清醒，“京剧需要破圈，但我不需要第二个《武家坡2021》，我最终的理想还是回归舞台，做扎根京剧的流行艺术。”

让传统文化活起来

复兴国粹而不复古

在李政宽的身上，可以看到很多种融合的元素。比如，他最初并不热爱戏曲，却坐科八年工花脸，硕士专业毅然决然选择了戏曲导演专业；比如，他因为《武家坡2021》成为网络红人，却又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太火，因为流行音乐并非他创作的初衷，他的心中也有许多比《武家坡2021》更值得火的作品……

在李政宽的工作室，透出养生氛围，会客的茶几上摆着一套茶海，盆景也透着中式韵味，玄关挂着牡丹画作，墙上挂着传统的山水画，但是细看，“此心安处是我家”的书法作品，憨态可掬的笔法充满了年轻人的趣味与调侃。

“复兴不是复古，我想把一些个大家不知道会很遗憾的京剧元素带到新的创作里，我作为一个京剧创作者的前提是，我身处当代。”

曾因戏曲点亮生命

很多人问李政宽，为什么会做一部主旋律的戏，其实他就是想证明一点，主旋律的题材可以更好看。他请来了自己的师兄、同为麒派掌门人陈少云弟子的鲁肃来担纲主演，另一位联合编剧金桥是音乐剧导演，因而虽然“小红星”是京剧，却融入了很多当代的年轻化元素，比如京剧民谣、音乐剧舞蹈等等。

在“小红星”里，一位名叫洪星的“红三代”成了一个对生活丧失热情的青年，意外碰到了自称是他爷爷的战友、名为小铁子的男孩，可是据史料记载，小铁子身为儿童团员，早在80年前就已经牺牲了。自此，洪星被卷入一场魔幻与现实交叉的奇妙之旅。借助这样的故事，李政宽希望探讨的是生命热情的传递，“人是会被点亮的”。

在李政宽的生命里，也有被点亮的瞬间。比如他曾经想过不再从事这个行业，低谷时，李政宽听

到了一段赵麟童的《斩萧何》，“我一听，感觉过去的世界观被颠覆了”，赵麟童所唱的《斩萧何》明明和他过去听到的京剧截然不同，可是却那么鲜明地让人知道，这就是京剧，太好听了！赵麟童在唱京剧时对于越剧清板、京韵大鼓等戏曲曲艺信手拈来，“让人感受到京剧就好像是他手里的溜溜球、灵巧的翻花绳”，他看到了海派京剧最大的特点，就是灵活运用一切手段让京剧可以吸引观众，不管是百年前，还是现在。

重复自我没有意义

在《武家坡2021》之前，还有一版《武家坡》，那时“啊，我的妻”还没有被全网翻唱，甚至这还不算是一首完整的作品。一位音乐制作人李政宽说，能不能做一个完整版，音域上能不能做一些差异化的处理，于是李政宽在开场加了一段京剧念白，又加了一段桥梁音乐，也就是“八月十五月儿圆”那一段，一下子感觉作品就完整了。

虽然《武家坡2021》为这个尚未毕业的年轻人带来了荣誉，但他仍希望把重心放在舞台上。李政宽说了句“凡尔赛”的话——其实写出这样以京剧为骨架、流行音乐为皮肉的作品没什么难度。就连李政宽自己也摸不着头脑，《武家坡2021》是怎么火起来的，他只是叹口气，“时也运也”。相比这首热度榜首的作品，他反而觉得另一首《赶三关》更加贴近他想要表达的东西，“《赶三关》如果在台上演唱，词儿是不会重复的，流行音乐和戏剧结合得更好，但是《武家坡》就会反反复复唱‘我的妻’，有太多重复的信息量。”

尽管李政宽对《武家坡2021》还有很多不满意之处，却不会再推出另一首迭代的《武家坡2023》。他说：“这首歌火了之后，很多人让我写一样类型的作品，但写这样的歌不是我的目标，我还是要回归舞台，用戏剧去感动真实的人。”

本报记者 赵玥



扫码看视频



《如梦之梦》排练照

舞台剧的密码是“节奏”

赖声川谈金士杰回归
《如梦之梦》及倪妮的加盟

演员绕着观众演出8小时的史诗话剧《如梦之梦》专属版，将于12日在上剧场再度上演——与导演赖声川合作了40年的著名演员金士杰，回归专属版的伯爵一角，与影视演员倪妮扮演的顾香兰搭档，再现宏大到包括整个人生的戏码。如何把各种简单融入庞大的剧目？赖声川答：舞台剧的密码，是“节奏”。

诞生于2000年的《如梦之梦》，灵感始于赖声川的一次欧洲之旅——他看到了一幅杨·勃鲁盖尔的画，画面的内容，是一墙正在展出的画。“画中画”的样式，让他脑海里跳出一句话：“在一个故事里，有人做了一个梦；在那个梦里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”。随后，他在印度旅行，看到僧侣绕行佛塔。剧场里最神圣的，其实就是观众。于是，他就大胆把观众安置在中央，让演员绕着观众演出。于是，他就地完成了《如梦之梦》的大纲：“一个人每天要走很多路，走来走去，可能还是绕回原点，也可能是终点……但是，终点就是结束吗？”剧中故事跨越百年，穿越台北、巴黎、诺曼底、北京、上海，剧中人的故事可以说是“命运的重复”也可以说是“命运的迭代”。剧名《如梦之梦》本身看起来似乎也有点语法不通——梦怎么可以既是“相似”又是“是”？该剧2000年首演之际就以其独树一帜的形式引发关注。而戏剧正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里展现的艺术。其内涵需要以如此非同一般的空间运用和时长来表现。

该剧从一个刚入职的“菜鸟”医生开始。小梅医生实习第一晚，接连遭遇病人死亡，一时无法从单纯的医学判断转入生死的哲学思考。身患怪病的5号病人，与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在他的故事里，观众和小梅一起踏上“寻梦之旅”——多年前，他带上了一幅顾香兰的画像开始寻找画中人的故事，岂料故事里还有故事……对于这种“套娃”结构，赖声川解释过，当我

们说故事A的时候，总是要旁逸斜出一些故事BCD，来证明这个故事A的可信度。这也是对该剧结构的一种解读。

因为是环形舞台且有三层楼，因而，在制作方面都极为复杂。首先，楼上楼下、东西南北——连舞台走位，写得再清楚也不一定能让演员精准到位，需要他们之间反复磨合，确保默契。其次，该剧需要三十多名演员、三百多套服装。如果为了视觉华丽而增加一些道具，演员可能就无法抢装。万一音乐的节奏与演员的步伐没有契合上，这也不行。因而，这部剧目的制作，好比瑞士钟表匠在修表，每一个环节必须如各种齿轮之间咬合，才能传动。

2005年、2013年都曾经主演该剧的金士杰，此番再度回归专属版，扮演顾香兰的丈夫，一位法国伯爵。在2013年的版本里，金士杰、徐堰玲、刘美钰、萧慧文等一起搭档。但演员的出入，就相当于齿轮的重新咬合，好比与“熟悉的陌生人”一起排演一台新戏。但是，好在有金士杰这样资深、专业的演员重返，带来一种传承。从最早在台湾复兴话剧之一的《摘星》开始，金士杰与赖声川的合作已经达到40年。他们合作的代表剧目还有《暗恋桃花源》。金士杰始终被誉为“永远的江滨柳”。

倪妮的话剧经验，全来自与赖声川导演的合作。迄今为止，她主演的上一部是《么么洞捌》——一部谍战戏剧。如今，她站上舞台已经很清楚自己的状态以及需要表达什么了。赖声川赞道，这种感觉就算是很多年的舞台剧演员都不一定会有。

“舞台剧，它就是一门手工艺，而且你不能都依赖大师傅，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大师傅。”赖声川表示：“所有元素整合起来，靠的就是节奏，掌握节奏感——这个蛮难教的，也蛮难掐秒表。” 本报记者 朱光

我的最终理想还是舞台

「龍猛寺寬度」李政宽原创京剧今亮相宛平剧院



李政宽